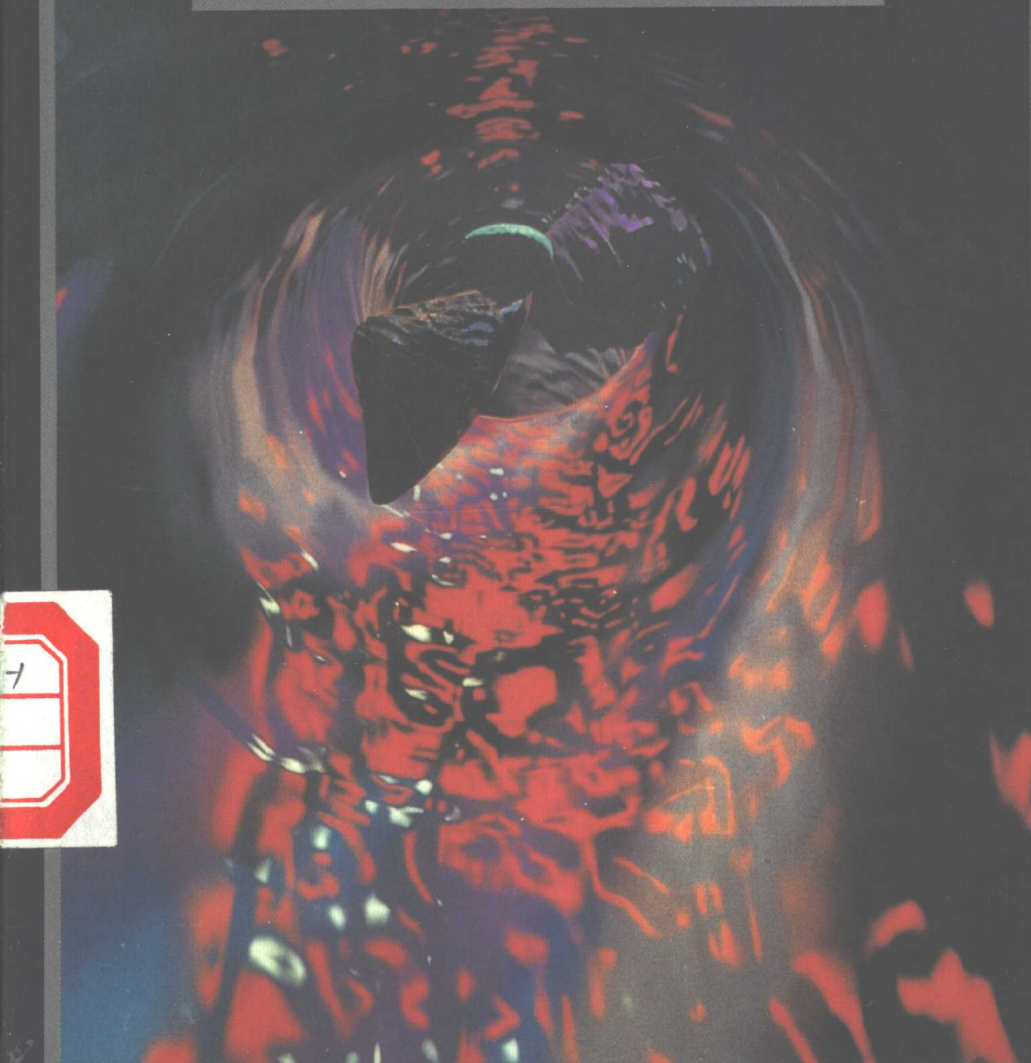


黄金三十万丛书

蓝 镇

丁庆中 著



蓝 镇
丁庆中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90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5000

ISBN 7 - 5306 - 2252 - 8/I • 2004

定价: 16.20 元

楔入繁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

李子干

衡量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文学总体成就的主要标志是什么？是长篇小说，是长篇小说繁荣发展的水平、力度、品格和规模。

这几乎已是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和唯一标准。至少，在十七、八世纪的欧洲、二十世纪的拉美某些国家是这样，我们的国家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
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，被誉为“感应时代神经”的新诗一度崛起，长期孤漠惨淡的散文也迎来了欣荣的春天，以伤痕、反思鸣锣开道的中短篇特别是中篇小说，更是春风得意，独领风骚十余年。唯独长篇小说，始终缺乏应有的生机，始终未能以黄钟大吕般的雄劲音喉，使疲软的文坛壮丽辉煌。

近年来，虽然出现了风靡喧嚣的长篇小说热，每年有几百乃至上千部长篇小说见诸于世；其中，虽然也不乏在对某些题材和人生人性的开掘上，在审美意旨的创求上，显示出一定成就的作品，但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把握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，生活视野与精神境界开而不阔、浮而不深，以致难以制作出立足于时代制高点上的大气之作。

回望新时期十几年来，我国文学艺术所走过的轨迹，不难看出，一种文学潮流的兴起，哪怕是一种形式的更迭，固然有其自身

规律的驱导,但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时代心脉起伏的制约。

改革开放之光普照神州大地已近二十个春秋。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,观念形态的急速变化、丰富多采的社会现实,璀璨明天的美好憧憬,已经向作家、艺术家,发出了描绘时代长卷的呼唤,提供了酿造宏篇巨作的肥壤沃土。

机不可失,时不我待。一切技艺精良,储备丰厚,才思敏捷,慧眼独具,并有志于为祖国文学大业高屋建瓴的弄潮儿,都应该披肝沥胆地挥长毫蘸浓墨,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惊世之作,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殷切期望,满足广大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,一套以“黄金”为标志的长篇小说丛书应运而生。这套丛书,之所以以“黄金”命名,即非哗众取宠赶时髦,又非攀缘“硬通”搞炒卖,而是出自以下几点考虑:

其一,这套丛书产生于从中央到地方,上下一齐“抓长篇、繁荣长篇的‘黄金时间’”;

其二,这套丛书要求开掘的是,以状写当代市场经济大潮中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为主旋律的“黄金题材”为主;

其三,这套丛书以每部 30 万字的规模成书,虽不敢言字字珠玑,但一定是优质精品,字字句句都需具有较高比重的“含金量”。

因此,我们不难看出,这套丛书的编辑思想是严肃的,同时也是现实的。即在高品位艺术水准的追求中,强调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和脍炙众口的可读性。

如果说,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不同点,在于长篇需要凝重思想的贯穿,巨大能量的聚散,和哲理意韵的升华的话,那么,这套将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丛书,就正是具有这种含蕴的“黄金”制品。

愿黄金 30 万长篇小说丛书,将不辱黄金的盛名,与作为市场经济一大支柱的纯正黄金一样坚挺。

1996 年 1 月 30 日

作者简介

丁庆中



丁庆中,1958年10月出生,河北景县人。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,至今已发表中、短篇小说多篇。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《枯海》(与杨瑞霞合作),现为河北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、河北省作协会员。

内容简介

小说以一虚构的蓝镇为背景,深刻地揭示了当前城镇改革的复杂现实。个体经营者王妮用肉体换来了金钱,又用金钱为自己亲爱的丈夫换了顶镇长的乌纱帽,以实现个人的抱负,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;而当了镇长的季夏玉,却因立志改革而陷入了镇上的重重矛盾之中不克自拔,遭到来自各方面恶势力的纠缠与围剿,几酿灭顶之灾。

权欲、物欲、肉欲的斗争使小说充满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情节,而且发人深省。小说手法新颖,叙述精彩,结构独特,艺术性与可读性并举并重,是一部难得的长篇小说。

目 录

嵌入繁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…………… 李子干(1)

第一章 季夏玉:把体内的水分汲给青苗…………… (1)

第二章 王 妮: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弄钱…………… (52)

第三章 秦 月:我的肉太少了…………… (112)

第四章 秦汉州:我看到了…………… (163)

第五章 秦 丰:过年般的日子…………… (216)

第六章 张世黛:我要帮我爹去锄地…………… (265)

第七章 张世辉:注定了,早就注定了…………… (310)

第八章 刘 村:掀开那块布…………… (340)

第 一 章

季夏玉：把体内的水分汲给青苗

她从簇拥的人群中钻出来，衬衣被挤掉一个扣子，乳红色的乳罩从窄小茴香菜般的缝隙中露出来。她脸上出着汗，细细地密集的汗珠在她额头上向鼻尖那儿聚集。鬓角那儿，又黄又细的头发牢牢粘着。雪白脸颊上的红晕如两朵燕子尾巴花。她咧细了嘴唇，洁白的牙齿在上午辉煌的光线中闪烁着。她穿着夏日里阴雨天草色的衬衣，一条青菜般的裙子。她歪弯了脖子对着我，露出苦涩的笑容。她说：“你知道我娘骂我什么？”我只是望着她生动的面孔不说话。感觉中面前的这些东西是多么脆弱啊！——街道，人群，色调与喧嚣声。我不敢说话，仿佛每出现一种声音，所有这些脆弱的东西都会被震成碎片，摊落在地上。这时她又说道：“听听我娘是怎样骂我的：小娼妇。”我的心顿时悸动了几下，脸烫了，在烤着她。我说：“没见过这样的娘。”就在这时，我见她嘴唇在抖动，手也在抖。她的痛苦，除了我谁也不知道，没有一个人来体谅她。如果不是在大街上，她会放声哭啼。当然，我并不是不希望她哭。她发泄，她低低的声音。她的眼泪、鼻涕会一起溢出来。我说：“你别。”她抬起头来，惊讶地反问道：“我为什么会伤心啊？”我霎时间觉得非常难堪，我乱了，我望了一眼拥挤的人群，这时我看见许多眼睛在向我这里看，

我独自向镇外的运河岸走去。在我上岸的时候，我听到了身后“沙沙”如叶的脚步声。我透过杂木林，回头望去。见她低垂着头，悄悄地跟随着我，就像一只小鼬。她长长的头发垂在胸前。我走到河水边停了下来。我站在河水边，我不敢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与脸孔，我感到有些眼晕。她说道：“都是我脾气不好。”她的声音在哭诉。我回头望过去，见她脸上早已挂上了两道泪痕，与下垂着的乳白色的鼻涕，一起呈现在我面前。我说：“擦擦你的鼻涕。”她往河水里擤着，她一擤，就哭得痛了，一痛，就一次次地擤。她将自己的鼻子擤得红红的。我将自己的手绢递给她，她痴痴地望着河水，我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过去。我最怕她这样望着河水，她很奇怪地一边愣神儿一边抽噎着。好像她这样，就要让河水溶解了。我的心“咯噔”一声，我觉得她就要在我眼前消失，她影子在水中晃动着，顺着河水浮移。我说道：“走吧。”她说：“不。”我说道：“走走吧。”她说：“就不。”我坐在草滩上，河水就折磨我，我的脑髓被河水稀释了，河水绿汪汪的。从大街的集市上传来一片喧嚣声，似乎把我与王妮吞没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便愤愤地说：“闹吧，反正就要赶上你娘了。”她听了“扑哧”笑了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她说：“夏玉，如果不爱你，我才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呢。”她说罢靠近了我，我闻到了她嘴里呼出来带着鱼腥味儿的气体。当她张嘴说话时，我看到了她嘴里细长的唾液，与灵活的舌头。我由此想到了金色的鲇鱼，她的舌头就像一个小鲇鱼。接着她把嘴伸过来，我感到了她滑动着的舌头与黏黏的唾液，它在我嘴里浮游着。

王妮颤抖地说：“我会，我一定，我完完整整地给你。”她的话令我惊愕，之后我便激动得眼睛模糊，差一点儿把泪水流出来。我忍忍就说：“我要娶你我娶你叫我娶你吧我的王妮儿。”她推开了我，两只眼睛瞪得如两片牛茶草叶，湿了，她一直睁大了眼，她说：“等我赚了钱就叫你娶。”

很久，王妮突然大声说道：“夏玉，有一天，你看到我有钱了，我的地位也会比现在高了。我是不是比现在漂亮了呢？是不是比现在高贵了呢？夏玉，早晚我还不是你的啊！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啊？我知道镇上的人全都瞧不起我，我害怕那些眼睛。我一看到那些眼睛就浑身打哆嗦，这些眼睛就在我眼前晃动。你没法想象我过的日子，我所受的伤害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了。你知道吗？夏玉，我非常非常害怕。如果你离开我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。你不会怕我有钱又有地位吧？夏玉！我都会有，你相信我。”我搂紧她，她的头在我的胸前，她依然在抽搐着。我感到了她的抽搐，她在颤抖。她的抽搐使我的心蜷曲起来。我说：“王妮儿，那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啊。其实不是这样的啊！你想想，如果我与你在一起，日子是怎么样的呢？没有人瞧不起你，他们不应该瞧不起你，你把胸膛挺直。”王妮望着我，她温顺了。她的手摸着我的脸颊，我的下巴。她轻轻地说：“夏玉，这是真的，你信不信？这些人不但看不起我，就连你也牵扯进去了啊！你想想是不是啊，夏玉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才不管我自个是什么样子的呢，我才不管人们怎么看我想我呢。就因为有了你啊！夏玉，我才想好好地混一混。我不能混差了，不能叫人看笑话啊！你说是不是啊？夏玉。你想想啊，我不想把你毁了！”我亲着她的手指头，把它们放进嘴里，她的手指咸咸的。我望着她黑亮黑亮的眼睛。我说道：“王妮儿，重要的是我爱。”王妮说：“爱是什么狗屁玩意儿啊？你回家问一问你娘老子，她一定说这东西一文不值呢！爱我什么？还不是看我的脸蛋儿，我知道这是欺骗！骗子们！算了夏玉，你要是真爱你就等着。早早晚晚还不是你的人。”她垂下头去，在那儿捋着草叶，之后她就编一些小动物，玩着玩着，她就把它撕碎。她抬起了头，她说道：“再用两年，一定会好。”我说：“王妮儿，你别傻，如果爱，钱算什么？”她说：“那可是好东西，如果你受穷，你就知道它的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该看些书。”她

说：“看个屁啊！你别叫我头疼！”

我望着她自卑而睥睨的神情。我在那儿坐着，望着湛蓝色的天空。这时，传入我耳朵里的声音，都是嚎啕。那声音好像就是发自我与她的喉咙，两个人组成的。被她的脸蛋儿迷住。不！我感到自己的与她的早已在一起了。我的心。我依然在亲着她的手指头，她叫我着迷的纤细手指，尖尖的手指头，手指头肚上细小的纹。

王妮就像晨露，从草叶滚落到地上，就消失了。

我一直不相信我爹的话。我烦他说话。我偏偏不按他说的去做。他不叫我结交那些我自己想结交的，他冷冷地看我往家领的任何人。尤其是王妮这样可爱的女孩子，他对我说：“早晚你要后悔的，你知道她家是什么家底子，别说与他做亲，就是你跟她来往我就觉得脸红。”他这样一说，他的脸没红我的脸却红了。其实我爹说的虽然陈旧，还是有些道理的。他的脑筋，就像镇政府院内的房子一样破旧不堪。我娘则不同，她的话是对是错，听起来却是动听入耳。我娘笑着说：“王妮儿这妮子单单长相就足够了。”我记得一到晚上，我娘就坐在我床前，她用柔软的手抚摸我的头，直到在梦中还感到了她的手。她从我的头部滑向面部。我这时便闻到了发自我手上那股子烟草味儿，就连她呼出来的气体，也带着浓浓的烟草味儿。她一直抽最廉价的烟，因此她的嗓子和支气管都不好。

其实我也早就听到关于王妮家的一些谰言。她家在祖辈就靠女人卖身餬口。事实真相，又与王妮有什么关联。在这其中，我倒听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，那是一段动人的传说：相传，当年，林凤祥遇害，林的一妾就流落到蓝镇，她就靠卖身活命，后来被一商人收留。王妮之父王国章就是那妾所滋一脉。这样，我倒觉得在他们王家套上了一个神秘的光环，这个传说诱惑着蓝镇的男人们。据说，王国章还像当年她的婆婆、祖婆婆们干着这种营生，我们大院里的

一些人就去她家，街面上那些多情人，哪个不去她家留宿一夜，讨些乐儿。王妮出走后，每天在我脑子里都是她可怜的脸孔，没有她的音信，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一封封地写着寄不出去的信札。这些信让我感动。王妮在外头肯定会流不少泪。我怀念她流泪时的情景。

当然，我写那些书信，比给单位上整理那些枯燥的文件要强多了。这些信札常常叫我着迷，我成宿成宿地书写着。我绞尽脑汁，用最漂亮的语言，用我这手漂亮的字体。我写起来是那样的惬意，就像王妮坐在我对面，我在不间断的与她交谈着。

一个春日的黄昏，镇长张立对我说：“听说你与王家的王妮儿不清不白的？”我望着他严肃的神情，我觉得有些怕。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张立说：“你不知道她家的家底子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露出了鄙夷的神情，他说：“跟她，哼！”我说：“我没有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就好，谁知道她是不是个破货啊？”我没吭声，觉得浑身刺痒，从我的体内向外钻着无数个小虫子。我出了一身汗。他又说：“哼，跟这样的人，你不承认也不行，这是你老子说的。以后可要听话啊。胡闹！要是再不听你老子的话，搞滥爱，我要除了你！”我点点头，张立就背着手气呼呼地走了。据说，当年张立与刘村（他的副手）、秦汉州（他的秘书）一块上学。他们常常叫张立跪在地上，叫他喊爹，他喊得很响。秦汉州说：“捏着鼻子叫。”张立捏着鼻子叫得像青蛙，张立叫所有的人开心。我听了也觉得很好，但老觉得无聊。张立不会识字，不会识字就是儿子，就学青蛙叫爹。秦汉州有一次把张立的鼻子打出了血，因为他叫得不太好听。张立编撰了小时候穷受人欺的故事。他们一个个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。我想听张立学青蛙叫，我在想他叫时的样子。秦汉州，一个瘦高个子。他穿一身制服，挺着身子在街上晃荡着，衣裳里头裹着一把骨头。长脸，一对沉默的眼睛，他干起活来很认真，挺拿着事儿当事儿干。说话也一字一板的。看

着他斯文的样子，真想象不出他打张立时是怎样的脸孔。我就在秦汉州的手下整理资料。我看着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手里拿着文件。他一根根抽着烟，屋子里充满烟气。我只要是闻到了烟味儿，他细长的影子就出现了。他在生病，在烟气中，还有一股子草药味儿。

我呼吸，我就吸到了王妮呼出的粘乎乎唾液味儿的气体。她的脸颊，她的眼睛，她威威的尖手指头。在这时，我的心就悸跳。她就传遍了我全身，我就浑身烫得慌。

秋日，我从河岸上回来，晨露弄湿了我的脚。我刚刚在政府门口那儿站稳，就见秦汉州的千金秦月远远地对着我笑。她细细的身子越来越近了，她笑弯了嘴说：“季叔叔，起得早啊？”秦月，王妮的表姊妹。她穿了一身红色的运动服，肥大的衣服装进了她细长的身子。她在那儿站着，她在微笑，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。她笑着说道：“季叔叔，我找你好几次了，你的门常常关着，我觉得好像没缘了似的。别扭了好几天，还好，今天遇上了你。”她跟在我的身后，我进了我的办公室。进了屋，她站在屋子中央。她说：“你就在这儿啊？”她露出了神秘的表情。我说：“我还能到哪儿啊？”她说：“这儿又破又旧，哪儿是诗人待的地方。”我惊讶地望着她，我叫她坐下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她的脸红了，又出了许多汗。她说：“我想跟你学写诗。”我说：“我哪懂诗啊。”她说：“我见过你发的诗，我给你背几行：

对你来说是水

对我来说是船

对你来说是海

对我来说是岸

.....

背了，她很紧张。她喘着粗气，脸颊涨得通红。她站在那儿，冲我笑着。她梳了长长的粗辫子，一张窄小黑葵花子脸，一双大眼睛，鼻梁一直通到头顶，或者后脑勺。细小的长脖子，细细的身子。她穿的那身红运动服有些脏了，在她的左胯那儿还有一大块油渍。那些白杠有些黑乎乎的。在她棕色的脖子上，还套着一串仿珍珠项链。她非常窘，她说：“我有一帮同学拜你为师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”秦月说罢，脸又红了一红。她手里拿着那块白手绢，她不停地擦着汗。微风从她那边吹过来，我闻到了来自她身上那股子乳臭。风吹着桌上那本书开了又合上。我说道：“相互切磋吧。”她说道：“季叔叔，说好了你是老师。”说罢她扭头向门外跑去。从窗户里，我一直瞅着她晃动摇摆的影子，她的身子倾斜着，双手也随着身子摆动。她的影子在大门那儿消失，却永远储存在头脑中。她的眼睛在我眼前闪动，犹如阳光下耀眼的榆树叶。我认真梳理着它，就像她头上黑色的发丝。我将它一根根放在手中，我积攒着，我摸到了那又黑又粗的发辫。她所散发的清香，如同初春里麦子开花时麦地的气味。我就像河水一样在两岸之间做出选择。

我选了她——王妮，但在意识上却感到了另一个。河水在两岸之间匆匆地流着，我并不知道自已走或者站立的形象。我力量的支撑点是无数个？一个？如果自己就是河水或者河水中的影子，让我在柔软而又无缝隙的水中，让我永远是那个影子或者河水。

要不就像种子那样，让季节选择你，或者腐烂。

我是多么荒唐啊，那个可爱的天真的秦月小妮子。我在梦一般地想入非非。我感到她弯曲的嘴唇，她真诚的笑容。傍晚，我爹在院子里嘟嘟哝哝个没完。他一遍遍地说：你考上就离开这儿怎么又回来。我能上哪儿去呢？他最瞧不上这个地方，也最留恋这个地方。他从小就在这儿。他是这块土地的鼻祖。他宣扬且歌颂着自己，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沿着弯曲的运河岸，一直向上游走去。他挺直了

腰穿过冬天的大雾，向那个大河套走去。在那里，他与那些八路军兄弟们一起和日本人打了一场好仗。他赶走了日本人，就一直在做官，而谁也不能确切地说他做了什么。在浓浓的雾中，只有他有力的脚步声。他依然震动着河岸。他只瞧得上自己那一代，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上午一觉，下午一觉，晚上就又早早地睡了，除了睡，他就发出预言家的宏论。他说：这是一块肮脏的土地。他将那些污秽不堪的留在大脑中，一切美好的都消失了。而我就把美好的留在记忆中，把丑的忘却。在他的眼睛里人都是坏人，所以他永远也上不了当。而我的眼睛里全是好人，我就上当。我没有看出有什么丑恶的，也许当我发现，就为时已晚。我记起了王妮流出来白色的鼻涕，和她照着我影子的眼睛。她的黑黑的粗睫毛和发黄的头发。我呼出的全是她的气。

王妮是纯洁的，我对我爹说：她好……。他叫道：“放屁！那扇门里，能出来干净东西！”我说：“这么想，不公平，你不知道她。”他生气，他“呼哧呼哧”喘着，他说道：“丢人，真丢人，你这个不争气的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敢！”我说：“不行，这不公平。”他在那里咆哮着，我头“嗡嗡”作响，他道：“你想娶她！你敢你除非不是我小子你不姓季你是石缝里蹦的你想气死我啊！”这时，在我娘那屋，我听到了猫儿般地叫了一声：“我的娘哎——。”我与我爹赶紧跑过去，我娘已经昏倒在床下。他凶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在这时他还有心思瞪我。也许当年他瞪日本人也就这样狠毒。我与他用力折着我娘的腿和她的脖子，她直挺挺的，就像一根棍子那样硬。我怕他，我怕他的目光。我想从他的目光中解脱出去，真的，我想与他沟通。也就是我想说服他。当我坐在他面前，将一切话都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与他争吵。如果有他，我写不出好文章，我看不进书里去。

我沿着靠铁路的那条公路走着。眼睛一瞥，就能看到那个高高竖着的碉堡，它就像一根骨刺，老觉得不舒服。这一点，我跟我爹一

样。街两旁的饭店一家挨一家。店前都站了楚楚动人的小姐，她们装束入时，一个个都是紧绷绷的衣裳，将她们美丽的线条展现开来。她们这样逗揽着过往的司机。当我从她们身边走过，一个个微笑甜甜的，一个媚眼就有许多暗示。允诺与真情，更深层的含义。这些都是廉价的，用金钱可以索得。她可以把这些给任何人，哪怕你是穷困落魄、地痞无赖。她们在这儿塞满了腰包，而那些司机却在这儿丢了魂。到蓝镇去，蓝镇是个好地方。蓝镇有美丽大方而温柔的姑娘们。其实，她们任何一个，都是外来客。在这里，宾至如归，如进人间天堂。我爹说得对。

王妮两年后才回来。她在昏黄的灯光下哭，她这样哭是另一种情景。在那边屋里，就坐着她的双亲。他们好像根本没听见她的哭声。随时都会从那屋里传来国章家爽朗的笑声。她的情绪很坏。我说：“你有心事就说出来你就会哭你光哭。”她恐惧的目光望了我片刻，她说：“你答应我，别嫌弃。”我说：“这个，你又来了。”她说：“真的，是真的。你难道真的不知道，你真没听见人说，我下贱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懂我要是听早就不理你了我爱你。”她哭得更痛了，她说：“我不想拖累你，我下贱，我想从下贱中出来，可是我出不来。你就不要娶了吧，就叫我下贱下去吧，夏玉。”我身上粘乎乎的将衬衣湿透了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一只苍蝇在缓缓地旋转飞舞，我挥动着手逐赶着。我说：“你看不出来我是真的我就觉得你是真的我也是。”这时，那只苍蝇落在她的嘴唇上，它在快活地抚摸且亲吻着。我替她赶走并用手擦着她的嘴唇与脸上的泪水。她挺着脖子叫我擦，我一边擦一边不停地嘟哝着：“你就叫我爱我疼我娶……”这时我看到了她弯曲如道路如河流的发丝与小细项链，她发丝下白色的透明的耳朵以及在厚厚耳垂上闪闪发光的金耳环。她抬起头来瞅着我，她说：“你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吧。”我说：“我听你的。”她说：“你说。”

我娶了她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1986年5月1日，这个日子占了我半个脑袋瓜儿。

这天，我从单位上回来，我见她倒在床上，她脸前一缕烟雾像蜈蚣般地向上升动着。这时，我发现了她被烟草熏黄了的手指。她神色更乱了。我问她：“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吸了？”她露出了诡秘的笑容，她说道：“一丁点儿。”我说：“你的手？”她说：“真的，一丁点儿。”

这是我与她结婚第三天发生的事。从那天起她再没有哭。我跟着她，坐着她从省城买来的二手车，出入于镇上有头有脸的宅院里。她说：这辆车只不过在左侧的车门上擦了块漆，它要是不擦这块漆就是新车。就在这个秋天，王妮开始吸烟了。她黄色的手指头扶着方向盘，她为了不使我发现，她把手并拢在一起。我坐在车上，我感到很累。就在这时，我爹跟他的儿媳还挺和睦，他在心理上找到了平衡。他常来我和王妮这屋坐坐。他们常常在一起很亲切地聊着。

一天夜晚，我爹坐在我屋子的椅子上，他面对着儿媳妇，好像有许多话。他那张笑吟吟的脸孔使我感到惊讶。我寻思，在我与王妮结婚之后，他会与他的儿媳吵闹呢。王妮就坐在他面前。很近。我爹张着少了多半牙的嘴，许久才笑道：“王妮儿，你有多少钱啊？”王妮笑道：“没有多少，也就二十来万。”他张大了他的嘴巴。他又说：“你舅的官是你办的啊？你给夏玉办办。”王妮“格格”地笑了，她公爹也张大嘴笑。王妮说：“爹，夏玉不想干。”我爹说：“他？哼！”这时我走出房子，我听到他们的笑声从窗户里飞出来。这时候，我娘也掺和进去。我听到他们的大笑声，就放心了。过了这一天，王妮常常出去。她说在忙买卖上的事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她开始守着我吸烟。她坐在沙发上，眯着眼睛，把自己吸得昏昏然。当我与她亲昵时，我闻到的是浓浓的被消化之后而排泄出来难闻的气体。我由